



当代学生 经典必读

Dangdai Xuesheng Jingdian Bidu

一生必读的名家美文

彬彬◎主编

- ◆ 夜凉如水
- ◆ 秋风拍打着褪色的枝头
- ◆ 我坐在阶前的老梧桐树下
- ◆ 拾一枚落叶
- ◆ 织成一串串滚烫的心语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当代学生 经典必读

Dangdai Xuesheng Jingdian Bidu

一生必读的名家美文

彬彬◎主编

- ◆ 夜凉如水
- ◆ 秋风拍打着褪色的枝头
- ◆ 我坐在阶前的老梧桐树下
- ◆ 拾一枚落叶
- ◆ 织成一串串滚烫的心语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生必读的名家美文/彬彬主编.—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5.7

(当代学生经典必读)

ISBN 7-80675-362-1

I .— II .彬… III .美文—作品集—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2417 号

当代学生经典必读

一生必读的名家美文

主 编 彬 彬

责 编 李田静

出 版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社 址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电 话 0470-8241422 8241421

邮 编 021008

网 址 WWW.NMWH.COM

印 制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5-362-1/I·165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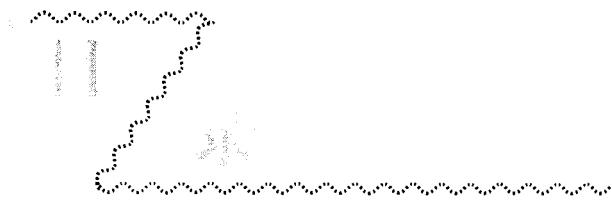
序

当今世界是个知识爆炸、信息泛滥的时代。电视、网络、报刊传播媒体填满现代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今天的中学生，可以花在课外阅读的时间是越来越少，而读书、读优秀的作品、读名家的经典作品，是青少年成才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将来，读书作为一种更主动、更理想、更有利于养成积极思考的习惯而获得知识的方式，都不曾改变，也不会改变。

读书塑造人的品德，读书陶冶人的理想，读书培养人的情操，读书使人成才、使人获得力量。读书成就了历史的所有的伟大人物，也成就了当代世界的亿万富豪、政治明星、知识英雄。青少年朋友不仅应该读好学校里的课本，同样应该读好课外读物，博览群书，广泛涉猎文学名著、散文经典、文学随笔、美文小品、杂文诗歌。不仅要读经典作品，而且要养成经常读书、热爱读书的习惯，它不仅会让青少年朋友获得知识和智慧，而且可以改变人的一生，使你变得更富有才华。历史上的经典作品是各个时代留下来的巨大的财富，是一个永远攫取不完的智慧金库，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读书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

正是秉承这样的宗旨，正是肩负这样的责任，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当代学生经典必读》，希望中学生朋友们能多读书，养成热爱读书的好习惯，帮助中学生朋友们健康成长，早日成才。

编 者



- 001 / [中国] 梁实秋 中 年
- 004 / [中国] 徐志摩 致陆小曼
- 007 / [中国] 沈从文 小草与浮萍
- 011 / [美国] 马克·吐温 登勃朗峰
- 014 / [中国] 冰心 寄小读者 (节选)
- 019 / [中国] 巴金 灯
- 022 / [中国] 宗璞 哭小弟
- 027 / [中国] 瞿秋白 流氓尼德
- 031 / [中国] 茅盾 严霜下的梦
- 035 / [中国] 朱湘 梦苇的死
- 040 / [俄罗斯] 屠格涅夫 猎人笔记 (节选)
- 045 / [中国] 刘白羽 日 出
- 049 / [捷] 卡尔·恰彼克 田园诗情
- 051 / [中国] 朱自清 荷塘月色
- 054 / [中国] 瞿秋白 一种云

一生必读的名家美文
YISHENG BIDU DE MEIJIAMEIWEN

- 056 / [法国] 法布尔 大气
059 / [中国] 茅盾 雷雨前
062 / [中国] 老舍 大地的女儿
066 / [中国] 梁实秋 孩子
069 / [法国] 法朗士 塞纳河岸的早晨
071 / [中国] 萧红 烦扰的一日
075 / [中国] 席慕蓉 夏日草原
077 / [中国] 冰心 默庐试笔
081 / [中国] 傅雷 傅雷家书
085 / [英国] 普里斯特莱 初雪
088 / [美国] 梭罗 春天
090 / [中国] 林语堂 秋天的况味
092 / [法国] 乔治·桑 冬天之美
094 / [印度] 泰戈尔 黄昏和黎明
096 / [英国] 理查·杰弗理 夏日芳草
099 / [法国] 列那尔 自然素描 (三则)
101 / [中国] 丰子恺 杨柳
104 / [英国] 阿·亚·米尔恩 橘颂
107 / [中国] 梅洁 贺坪峡印象
110 / [中国] 鲁迅 致许广平
113 / [中国] 何其芳 独语
115 / [美国] 梭罗 湖光水色

- 117 / [黎巴嫩] 哈·纪伯伦 散文诗三篇
- 120 / [智利] 加·米斯特拉尔 玫瑰树根
- 122 / [苏联] 邦达列夫 瞬间
- 124 / [黎巴嫩] 哈·纪伯伦 沙与沫
- 127 / [美国] 刘墉 寻找灵感
- 130 / [中国] 茜子 黄山小记
- 134 / [法国] 布封 动物素描 (节选)
- 138 / [中国] 徐志摩 翡冷翠山居闲话
- 141 / [法国] 阿·加浮 西西弗的神话
- 145 / [日本] 国木田独步 面向落日
- 146 / [中国] 唐弢 我来自田野
- 148 / [德国] 尼采 伟大的渴望
- 151 / [美国] 克罗瑟斯 人人想当别人
- 154 / [中国] 钱钟书 窗
- 157 / [法国] 罗曼·罗兰 感情的花朵
- 158 / [德国] 里克特 两条路
- 160 / [丹麦] 安徒生 光荣的荆棘路
- 165 / [中国] 朱自清 背影
- 167 / [俄国] 赫尔岑 给儿子的信
- 169 / [中国] 朱自清 论气节
- 173 / [法国] 瓦莱里 年轻的母亲
- 174 / [英国] 劳伦斯 爱情

- 176 / [中国] 老舍 婆婆话
- 181 / [苏联] 高尔基 早 晨
- 185 / [德国] 布莱希特 颂爱人
- 187 / [英国] 弗·吴尔芙 闹鬼的房子
- 190 / [英国] 弗·培根 谈读书
- 192 / [中国] 朱湘 胡 同
- 195 / [中国] 林语堂 读书的艺术

中 年

[中国] 梁实秋

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地移动着的，移动的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会蓦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到这时候大概有两件事使你不能不注意。讣闻不断地来，有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很煞风景，同时又会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如今一齐在你眼前摇晃，磕头碰脑的尽是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自己的伙伴一个个的都入蛰了，把世界交给了青年人。所谓“耳畔频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正是一般人中年的写照。

从前杂志背面常有“韦廉士红色补丸”的广告，画着一个憔悴的人，弓着身子，手拊在腰上，旁边注着“图中寓意”四字。那寓意对于青年人是相当深奥的。可是这幅图画却常在一般中年人的脑里涌现，虽然他不一定想吃“红色补丸”，那点寓意他是明白的了。一根黄松的柱子，都有弯曲倾斜的时候，何况是二十六块碎骨头拼凑成的一条脊椎？年青人没有不好照镜子的，在店铺的大玻璃窗前照一下都是好的，总觉得大致上还有几分姿色。这顾影自怜的习惯逐渐消失，以至于有一天偶然揽镜，突然发现额上刻了横纹，那线条是显明而有力，像是吴道子的“莼菜描”，心想那是抬头纹，可是低头也还是那样。再一看头顶上的头发有搬家到腮旁领下的趋势，而最令人怵目惊心的是，鬓角上发现几根白发，这一惊非同小可，平时一毛不拔的

人到这时候也不免要狠心地把它拔去，拔毛连茹，头发根上还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珠。但是没有用，岁月不饶人！

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更着急。哪个年青女子不是饱满丰润得像一颗牛奶葡萄，一弹就破的样子？哪个年青女子不是玲珑矫健得像一只燕子，跳动得那么轻灵？到了中年，全变了。曲线都还存在，但满不是那么回事，该凹入的部分变成了凸山，该凸出的部分变成了凹入，牛奶葡萄要变成为金丝蜜枣，燕子要变鹌鹑。最暴露在外面的是一张脸，从“鱼尾”起皱纹撒出一面网，纵横辐辏，疏而不漏，把脸逐渐织成一幅铁路线最发达的地图，脸上的皱纹已经不是熨斗所能烫得平的，同时也不知怎么在皱纹之外还常常加上那么多的苍蝇屎。所以脂粉不可少。除非粪土之墙，没有不可圬的道理。在原有的一张脸上再罩上一张脸，本是最简便的事。不过在上妆之前下妆之后容易令人联想起《聊斋志异》的那一篇《画皮》而已。女人的肉好像最禁不起地心的吸力，一到中年便一齐松懈下来往下堆摊，成堆的肉挂在脸上，挂在腰边，挂在踝际。听说有许多西洋女子用擀面杖似的一根棒子早晚混身乱搓，希望把浮肿的肉压得结实一点，又有些人干脆忌食脂肪忌食淀粉，扎紧裤带，活生生地把自己“饿”回青春去。有多少效果，我不知道。

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不。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登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揩”的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有好多处陷阱，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蛙。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火蛾，惹火焚身；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一心想奔光明，结果落在粘苍蝇的胶纸上！这种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了。

施耐庵《水浒》序云：“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仕，不应再仕。”其实“娶”“仕”都是小事，不娶不仕也罢，只是这种说法有点中途弃权的意味。西谚云：“人的生活在四十才开始。”好像四十以前，不过是几出配戏，好戏都在后面。我想这与健康有关。

吃窝头米糕长大的人，拖到中年就算不易，生命力已经蒸发殆尽。这样的人焉能再娶？何必再仕？服“维他赐保命”都嫌来不及了。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年青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浓眉大眼，生僵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璞石。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芳冽！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

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如果年近不惑，再学习溜冰踢踺子放风筝，“偷闲学少年”，那自然有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半老徐娘，留着“刘海”，躲在茅房里穿高跟鞋当做踩高跷般的练习走路，那也是惨事。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作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童伶宜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轴子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



小曼：

这实在是太惨了，怎叫我爱你的不难受？假如你这番深沉的冤屈，有人写成了小说故事，一定可使千百个同情的读者滴泪。何况今天我处在这最尴尬最难堪的地位，怎禁得咬牙切齿的恨，肝肠迸裂的痛心呢？真的太惨了。我的乖！你前生作的是什么孽，今生要你来受这样残酷的报应。无论折断一枝花，尚且是残忍的行为，何况这生生的糟踏一个最美的纯洁最可爱的灵魂？真是太难了。你的四围全是细精铁壁你便有翅膀也难飞。咳，眼看着一只洁白美丽的稚羊，让那满面横肉的屠夫擎着利刀向着它刀刀见血的蹂躏谋杀，——旁边站着不少的看客。那羊主人也许在内，不但不动怜惜反而称赞屠夫的手段，好像他们都挂着馋涎想分尝美味的羊羔哪。咳！这简直的不能想。实有的与想象的悲惨的故事我也闻见过不少。但我的爱，你现在所身受的却是谁都不曾想到过，更有谁有胆量来写？我劝你早些看哈代那本《Judethe Obscure》〔《无名的裘德》〕吧。那书里的女子Sue，你一定很同情她。哈代写的结果叫人不忍卒读。但你得明白作者的意思。将来有机会，我对你细讲。咳！我真不知道你申冤的日子在哪一天！实在是没有一个人能明白你，不明白就算了，一班人还来绝对的冤你。阿呸！狗屁的礼教，狗屁的家庭，狗屁的社会，去你们的。青天里白白的出太阳；这群两脚兽？血管的水全是冰凉的。我现在可以放怀的对你说：我腔子里一天还有热血，你就一天有我的同情与帮助。

[中国] 徐志摩

我大胆的承受你的爱，珍重你的爱，永保你的爱。我凭爱的恩惠，还能从有灵性里放射出一丝一缕的光亮，这光亮全是你的。你尽量用吧！假如你能在我的人格思想里发现有些许的资养与温暖；这也全是你，你尽量使吧！最初我听见人家诬蔑你的时候，我就热烈的对他们宣言，我说：你们听着，先前我不认识她，我没有权利替她说话；现在我认识了她，我绝对地替她辩护。我敢说女人的心曾经有过纯洁的，她的就是一个。Her heart is as Pure and unsoiled as any women's heart can be； and her soul as noble。

现在更进一层了，你听着这分别。先前我自己仿佛站得高些，我的眼是往下望的。那时我怜你惜你疼你的感情是斜着下来到你身上来的；渐渐的我觉得我看法不对，我不应站得比你高些，我只能平着看你。我站在你的正对面，我的泪上的光芒与你的泪上的光芒针对着，交换着。你的灵性渐渐地化入了我的，我也与你一样的觉悟了，一个新来的影响在我的人格中四布的贯彻。——现在我连平视都不敢了。我从你的苦恼与悲惨的情感里憬悟了你的高洁的灵魂的真际。这是上帝神光的反映，我自己不由的低降了下去。现在我只能仰着头献给你我有限的真情与真爱，声明我的惊讶与赞美。不错，勇敢，胆量，怕什么？前途当然是有光明的，没有也得叫它有一个。灵魂有时可以到黑暗的地狱里去游行，但一点神灵的光亮却永远在灵魂本身的中心点着。——况且你不是确信你已经找着了你的真归宿、真想望，实现了你的梦，来让这伟大的灵魂的结合毁灭一切的阻碍，创造一切的价值，往前来吧！再也不必迟疑。

你要告诉我什么？尽量的告诉我。像一条河流似的，尽量把他的积源交给无边的大海。像一朵高爽的葵花，对着和煦的阳光，一瓣瓣地展露她的秘密。你要我的安慰，你当然有我的安慰，只要我有，我能给你，要什么有什么。我只要你做到你自己说的一句话——“Fighton”〔置身搏斗中〕。即使运命叫你在得到最后胜利之前碰着了不可躲避的死，我的爱！那时你就死。因为死就是成功，就是胜利。一切有我在，一切有爱在。同时你努力的方向得自己认清，再不容丝毫的含

糊，让步牺牲是有的，但什么事都有个限度，有个止境。你这样一朵希有的奇葩，决不是为一对庸俗的父母，为一个庸懦兼残忍的丈夫牺牲来的。你对上帝负有责任；你对自己负有责任；尤其你对你新发现的爱负有责任。你以往的牺牲已经是够了，你再不能轻易糟踏一分半分的黄金光阴。人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尽职也有个道理。灵魂是要救度的，肉体也不能永久让人家侮辱蹂躏；因为就是肉体也含有灵性的。总之一句话：时候已经到了，你得——Assert your own Personality [维护你自己的人格]。你的心肠太软，这是你一辈子吃亏的原因。但以后可再不能过分地含糊了。因为灵与肉实在是不能绝对分家的。要不然Nora [娜拉] 何必一定得抛弃她的家，永别她的儿女，重新投入渺茫的世界里去？她为的就是她自己的人格与性灵的尊严。侮辱与蹂躏是不应得容许的。且不忙，慢慢的来。不必悲观，不必厌世，只要你抱定主意往前走，决不会走过头，前面有人等着你，以后信，你得好好的收藏，将来或许有用。——在你申冤出气时的将来，但暂时一切不可泄漏。切切！

1925年3月3日

小草与浮萍

[中国] 沈从文

浮萍被风吹着停止在一个陌生的岸旁，他打着旋身睁起两个小眼睛察看这新天地。他想认识他现在停泊的地方究竟还同不为同以前住过的那种不惬意的地方：他还想：

——这也许便是诗人告给我们的那个虹的国度！

自然这是非常容易解决的事！他立时就知道所猜的是失望了。他并不见什么玫瑰色的云朵、也不见什么金刚石的小星。既见不到一个生银白翅膀、而翅膀尖端还蘸着天空明蓝色的小仙人，更不见一个坐在蝴蝶背上、用花瓣上的露珠当酒喝的真宰：他看见的世界，依然是像一盆泥鳅那末不绝地无休止骚动的世界。天空苍白灰颓如同一个病死的囚犯脸子一样、使他不敢再昂起头去第二次注视。

他真要哭了！他于是唱着歌诉说自己凄惶的心情：

“依是失家人，萍身伤无寄。江湖多风雪，频送依来去。风雪送依去，又送依归来；不敢识旧途，恐乱依行迹……”

他很相信他的歌唱出后，能够换取别人一些眼泪来。在过去的时代的波光中，有一只折了翅膀的蝴蝶坠在草间，寻找不着它的相恋者，曾在他面前流过一次眼泪，此外，再没有第二回同样的事情了！这时忽然有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止住了他：

“小萍儿，慢伤嗟！同样漂泊有杨花。”

这声音既温和又清婉。正像春风吹到他肩背上一样，是一种同情的爱抚，他很觉得惊异，他想：

——这是谁？为甚认识我？莫非就是那只许久不通消息的小小蝴蝶吧？或者杨花是她的女儿……

但当他抬起含有晶莹泪珠的眼睛四处探望时，却不见一个小生物。他忙提高嗓子：

“喂！朋友，你是谁？你在什么地方？”

“朋友，你寻不到我吧，我不是那些伟大的东西！虽然我心在我自己看来并不很小，但实在的身子却同你不差什么。你把你放低一点，就看见我了。……是，是，再低一点……对了！”

他随着这声音才从路坎上一间玻璃房子旁发现了一株小草。穿件将褪色了的绿衣裳。看样子，是可以做一个朋友的。小萍儿眼睛转到身上时，她含笑说：

“朋友，我听你唱歌，很好。什么伤心事使你唱出这样调子？若你认为我够得上做你一个朋友，我愿意你把你所有的痛苦细细的同我讲讲。我们是同在这靠着做一点梦来填补痛苦的寂寞旅上走着呢！”

小萍儿又哭了，因为用这样温和口气同他说话的，他还是初次遇到呢。

他于是把他往时常同月亮诉说而月亮却不理他的一些伤心事都一同小草说了。他接着又问她是怎样过活。

“我吗？同你似乎不同了一点。但我也不是从小就生长在这里的。我的家我还记着：从不见到什么冷得打战的大雪，也不见什么吹得头痛的大风，也不像这里那么空气干燥，时时感到口渴——总之，比这好多了。幸好，我有机会傍在这温室边居住，不然，比你许不如！”

他曾听过别的相识者说过，温室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凡是在温室中住的，不知道什么叫做季节，永远过着春天的生活。虽然是残秋将尽的天气，碧桃同樱花一类东西还会恣情的开放。这之间，卑卑不足道的虎耳草也能开出美丽动人的花朵，最无气节的石菖蒲也会变得异样的壮大。但他却还始终没有亲眼见到过温室是什么样子。

“呵！你是在温室旁住着的，我请你不要笑我浅陋可怜，我还不知道温室是怎么样一种地方呢。”

从他这问话中，可见他略略有点羡慕的神气。

“你不知道却是一桩很好的事情。并不巧，我——”小萍儿又抢着问：

“朋友，我听说温室是长年四季过着春天生活的！为甚你又这般憔悴？你莫非是闹着失恋的一类事吧？”

“一言难尽！”小草叹了一口气；歇了一阵，她像在脑子里搜索什么似的，接着又说，“这话说来又长了。你若不嫌烦，我可以从头告诉你。我先前正是像你们所猜想的那么愉快，每日里同一些姑娘们少年们有说有笑的过日子。什么跳舞会啦，牡丹与芍药结婚啦……你看我这样子虽不怎么漂亮，但筵席上少了我她们是不高兴的。有一次，真的春天到了，跑来了一位诗人。她们都说他是诗人，我看他那样子，同不会唱歌的少年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一见他那尖瘦有毛的脸嘴就不高兴。嘴巴尖瘦并不是什么奇怪事，但他却尖得格外讨厌。又是长长的眉毛，又是崭新的绿森森的衣裳，又是清亮的嗓子，直惹得那一群不顾羞耻的轻薄骨头发颤！尤其是小桃——”

“那不是莺哥大诗人吗？”照小草所说的那诗人形状，他想，必定是会唱赞美诗的莺哥了。但穿绿衣裳又会唱歌的却很多，因此又这样问。

“嘘！诗人？单是口齿伶俐一点，简直一个儼薄儿罢了！我分明看到他弃了他居所的女人，飞到园角落同海棠偷偷地去接吻。”

她所说的话无非是不满意于那位漂亮诗人。小萍儿想：或者她对于这诗人有点妒意吧！

但他不好意思将这疑问质之于小草，他们不过是新交。他只问：

“那末，她们都为那诗人轻薄了！”

“不。还有——”“还有谁？”

“还有玫瑰。她虽然是常常含着笑听那尖嘴无聊的诗人唱情歌，但当他嘻皮涎脸地飞到她身边，想在那鲜嫩小嘴唇上接一个吻时，她却给他狠狠的刺了一下。”

“以后——你”